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元名臣事畧卷九

元 蘇天爵 撰

太史王文肅公

公名恂字敬甫中山安喜人初事潛邸命為太子伴  
讀中統元年授太子贊善至元十三年奉詔修授時  
歷十六年拜太史令明年歷成又明年卒年四十七  
公生三歲家人示之書帙輒指丁字及風字能道之母

夫人授千文於膝下一再過即盡識鄉先生以詩來賀

六歲就外學十三年凡授性理數術輒造其極

濟陽楊公  
撰行狀

歲己酉太保劉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時之俊

召公與語賢其才欲為大就之逮其南轅載之來邢復

居磁之紫金山勸為性理之學公感太保之意振迅奮

厲所業大進太保上其學行尋蒙召見即以為太子伴

讀

楊公撰  
墓誌

中統辛酉陞太子贊善明年太子封燕王守中書令領

樞密使勅兩府大臣凡有啟稟必以王恂與聞初中書  
左丞許公輯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為一編書以進上嘗  
召公講因之咨詢太子典學之功又璽書命公於太子  
起居之際飲食衣服之節皆悉意調護非所宜接之人

勿令侍

行狀

公上牋言太子天下本付託之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  
及領中書樞密之政聖上詔條所當編覽庶務之本亦  
當屢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僥倖更進軍官害人尤甚

改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應或變化之餘  
吾亦不之疑則反側化為忠厚國勢增重矣

墓誌

公早以美術妙天下它日太子以問公公對曰美術數藝  
之一耳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講讀發明三綱  
五常之旨大學本末先後之次第及歷代治亂興亡之  
所以公以正道經術輔翊裕宗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  
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為區別善惡論

著得失上之

家傳

裕宗嘗從容語公宜言心所守公對曰臣聞許衡嘗言  
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  
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以為然

家傳

世祖擇勲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  
青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公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  
之制興矣

家傳

國朝承用金大明厯歲久寢疎上常思釐正公既以筭  
術冠一時故以委之公奏必得明厯理者乃可帝問其

人公以左丞相許衡對許公時歸覃懷詔乘驛詣闕既至命參預改曆事本院屬官悉聽公辟十七年公與許公秦臣等合朔南司曆官徧攷曆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筭辛巳歲曆日成雖或未至精密而所差計亦微妙比之前代曆家附會元更立日法者自謂無愧伏惟陛下敬天時頒正朔授民事不可不致精密以為後代程式必須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職永無改

易雖百世後亦不復有先後時之弊矣凡舊厯承訛踵陋不可不革者條具別狀以聞制曰可仍賜名曰授時厯以其年冬至頒行中外

行狀

十八年公奔堯封府君喪晝夜悲號食惟勺飲卧不能寐治喪一據禮經前此母夫人劉氏兄憚弟恒姪其相繼下世未殯方將從府君以事於先兆親營冢壙有司遺力相其役公固辭不受哀毀中凡舉五喪用是屬疾日侵皇太子屢遣醫診治及葬贈楮幣二千緡及厯成



論賞而公已歿復追賜之太子因論大政首思及公顧

左右稱惜良久

行狀

公資簡重不妄言笑不樂靡麗不喜音樂其與人少許  
可雖權貴未賞假以辭色剛稜疾惡至負高氣以忤之  
既與許公同太史院謂人曰先賢吾不得而見之今得  
許公可矣漸磨之久德宇為之一變亦以其子姪受業

馬墓

誌

自歲直辰已當代賢公卿如昭文竇公平章廉公左丞

許公樞密董公相繼捐館舍中外聞之同發天不憖遺  
之嘆而甚於公公得年僅四十七重為哀惜云

墓誌

### 太史郭公

公名守敬字若忘順德邢臺人至元二年由提舉諸  
路河渠遷都水少監八年遷都水監十三年都水監  
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年改治新厯十六年遷  
同知太史院事厯成拜太史令二十九年修會通河  
命提調通惠河漕運事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

知太史院事累請致仕不許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公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  
筭數水利時太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  
易贊善王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  
水翁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  
北有石橋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為泥潦汙沒失其所在  
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  
之文其事於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

太史齊公  
撰行狀

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灌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于藺檢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運河以避白浮鶴澤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淳沱

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  
開引由滏陽卽鄆洺州永年下經鶴澤合入澧河其間  
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尚有漏堰  
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東陟縣北合入  
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一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  
引少分一梁經由新舊孟州口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  
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  
曰當務哉此人真不為素食矣即受提舉諸路河渠四

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

行狀

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為之因舊謀新更立閘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為立生祠於渠上

行狀

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嚮自中興還特命舟順河而下

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  
可為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瀘溝一  
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  
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  
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  
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  
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  
防漲水突入之患衆皆服其能

行狀

十二年丞相巴延公南征議立水站命公行視所便自  
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  
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  
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  
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  
十三年立局改治新厯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厯自遼  
金承用二百餘年寢以後天議欲修改而薨至是江左  
既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

行狀



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厯理恒參預之公首言厯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儀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以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

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  
圖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  
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符公則一之作證理儀  
表高景虛因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  
凡厯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翰以  
當之兩柘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  
等又作正方儀景裏表儀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為四  
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

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

行狀

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贊善公為太史令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為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厯官赴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南北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

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十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天台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

十五度故景至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二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二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

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  
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  
出地二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二度半雷州北  
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

行狀

十七年新曆告成公與太史諸公同奏曰臣等竊聞  
帝王之治莫重於曆日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  
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後

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驗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

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缺年李淳風造

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  
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  
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  
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二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  
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  
二年曆經七十改其測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  
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政治新



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戌戌日夜半後八刻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酉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宗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

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令用  
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  
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  
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厯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  
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  
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  
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  
立術推筭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

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推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筭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八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曰

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厯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  
大明厯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平少皆私意牽就未嘗  
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  
以巨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  
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厯日出入晝夜刻者據汴京為  
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  
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  
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

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外限依限立招差取得每日行分初末極老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厯皆用二十八限今以方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限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著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筭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

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  
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  
容方直弧矢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合符五曰  
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  
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  
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

理為盡

行狀

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歷雖頌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

成之數尚皆未有定彙公於是比次篇數整齊分秒裁  
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厯擬彙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  
中下三厯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令遂上表  
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  
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三十卷五星錯行考五十  
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  
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

行狀

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灣河自永平挽舟踰

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瀘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朝廷令  
各試所說其謂灣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  
瀘溝者命公與往亦為峭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  
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  
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  
西水門入城環滙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  
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閘皆至通州凡為閘七距閘  
里許上重置斗門時為提閉以通舟止水上覽奏喜曰



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塼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驟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天顏為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

惠河漕運事公又欲於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運河接

立閘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

行狀

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

暴至苟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各於工費

以公言為過縮其廣二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

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

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

行狀

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

賴所施為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

者咸自公始

行狀

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厯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筏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漑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畢通建斗門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賈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沿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

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厥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而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殊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厯數儀象制度之學真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為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行

缺為儀積土為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見大用  
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智巧不能私其議羣衆  
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觀其匠  
制未嘗不為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為當代法因語及  
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  
謂度越千古矣

行狀

元名臣事畧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元名臣事畧卷十

元 蘇天爵 撰

尚書劉文獻公

公名肅字才卿汴州洺水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  
初為東平嚴侯幕官歲壬子應召北上授邢州安撫  
使中統元年拜真定宣撫使明年召為右三部尚書  
兼議中書省事四年致仕仍議中書省事是歲卒年

六十

公幼氣孱年十六始舉屬句缺橐借抄年許便能從諸  
生習為程文下筆皆有理致中興定二年詞賦進士第  
辟新蔡令始入其境彌望皆蒿萊問其故則曰近歲征  
賦率以牛力為差民多匿牛於它所而不得耕至縣適  
賦夏稅乃平其輕重以為定額揭榜境內曰有能種樹  
牧養創運興造續有增置者更不加賦行之再稔荒田  
耕墾殆盡畜牧遍野比秩滿入為尚書省推掾屬刑禁

會內藏庫吏告本庫官屬盜羅者復有盜入官竊內藏珠者金主怒敕令窮治有司捕盜不能獲推訊京市買珠者但指前庫吏盜珠貨已久願代償他珠而原盜羅又不獲二事逮及十一人刑部大理皆欲處次極刑宰相以下莫敢異同公獨執而不報以為本捕之賊物非正贓而欲置人於死恐涉冤枉皆當駁出辨論月餘咸

釋出之

平章宋公  
撰墓誌

汴梁下公孳家入東平嚴武惠公招致幕下署行尚書



省事外即改行軍萬戶府經歷東平歲賦丁絲包銀而復輸蛾蠶十餘萬兩色絹萬匹民不堪重公白武惠奏而罷之諸路復綿絹自此始漕渠決河間散水口役夫萬人東平獨膺十之四主役者且築且穴工無已時公白武惠曰此我之劇疾也數其慢不時塞請於朝即減其役尋罷之軍儲糧歲輸新衛東平水運萬石至舊衛再輦而南五十里公具圖言於朝乞立衛州倉朝議從之公在東平二十年贊畫為多

高文定公  
撰墓碑

聖上初在潛邸以介弟之親輔政先朝銳意太平徵聘  
四方宿儒俊造賓接柄用以更張治具立安撫司于邢  
爬疏蕪穢立經畧司于汴開斥邊徼立宣撫司于秦保  
釐封國公首膺邢州之選自金干戈擾攘土豪崛起惟  
知聚斂孰為法度程式公到郡公私闕乏日不能給遂  
興鐵冶以足公用造楮幣以通民貨車編甲乙受領而  
傳馬給園戶恒奉而駟官舍既修賓館得所川梁倉庾  
簿書期會羣吏泄守惟謹四方傳其新政焉

墓  
碑

上即位勵精為治置十路宣撫司以總天下之政公治  
真定真定行用銀鈔奉太后旨交通燕趙以及唐鄧之  
間數計八千餘中統新鈔將行銀鈔之價頓虧公私囂  
然不知措手公言救之之術有三舊鈔不行下損民財  
上廢天子仁孝之名依舊用行一也新舊兼用二也必  
欲全行新鈔直須如數收換庶幾小民不致虛損三也  
省議是之從其第三策城西南有隄堰歲久缺壞公行  
視急修之撤沁易土植柳其上秋果大雨滹沱水至無

害郡人德之

墓  
碑

二年公被召議立省部首拜右三部尚書一時典憲多出公手尋有旨兼議中書省事是年以年老求退上曰卿者年宿德飽諳政事宜立範模使後人易於遵守朕之意也可無辭明旦復上章請老始許以本官致仕仍給半俸終身議中書省事如故

墓  
碑

公喜論天下事軍國之大計米鹽之細務罔不周知辭閒理順未嘗疾言遽色惟善是欲不滯於一己之私自

中統以來右曹之任以通方得名者獨公一人焉

墓  
碑

### 平章宋公

公名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國初為東平行臺幕  
官中統元年拜益都宣撫使召為右三部尚書王師  
圍濟南參議行中書省事至元二年拜翰林學士參  
議中書省事未幾拜平章政事三年以年老辭位詔  
中書大事即其家議之是年薨年八十

公貌清奇耳聳逼眉一寸許相者以為必壽且貴資敏

悟學如夙習弱冠工文賦隨薦書試禮部同族兄缺柔

補太學齋名一時有大小宋之名

太常徐公撰墓誌  
又東平吳公疎堂集

公未為進士時嘗試禮部出與二舉子過相者李茂而  
問焉茂謂二人者皆擢甲科一人無官一不過為縣主

簿徐指公謂曰不及第官  
一品壽八十後皆如其言

貞祐板蕩公避地河南居無何復還鄉里潞州亂東走

趙魏間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召為安撫司計議義斌歿

偕衆歸國朝東平行臺嚴魯公聞其名招置幕府置詳

議官兼提舉學校相嚴行臺上計間度多經由近侍奏

決至與丞相耶律公有違言公勸行臺致禮道時好每事咨稟一不敢專耶律公喜亦深相接納中外交權諸

權鎮重行臺因是益倚信公

墓誌

歲壬辰行臺戍黃陵金兵悉力來攻我師不利敵勢鴟張曹濮以南皆震懾有自敵中逃歸者敵且至人情洶洶公請行臺斬橫議者首以令諸城境內復安繼而汴梁潰饑民北徙殍殮相望公議作廣廈糜粥以食之復以羣聚多疫人給米一斛俾散居近境所全活無慮萬

計及士之流寓者悉引見行臺用惠尤厚薦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十餘人皆自羈旅援之同行與參謀議四方聞義而來依者館無虛日故東平人物視他鎮為

多

墓誌

乙未受朝命遷右司郎中行臺所轄五十餘城仍有堡寨諸戶自守令以下皆大偏小校崛起田畝不閑禮法其從政官吏相與為囊橐以病民是時天下畧定庶事草創征斂之繁營屯之擾法度未立民不安生公謂十



羊九牧民窮而無告乃倣前代設觀察采訪之比分三道按刷文檢均科賦稅糾舉官吏公居中主其事於是初立程式與為期會黜私獎勤視其後者而鞭之吏民始知有官府之政撫治之道焉東平一道二十餘萬戶生口不啻百萬所以安居暇食得享有生之樂者公之功也

尚書李公  
撰神道碑

時諸將校例有部曲戶謂脚寨幾四百所各擅賦役公請罷歸州縣行臺初難之既而改令歸一人以為便

墓誌

行臺薨子忠濟襲爵以公耆德宿望表於朝授參議東  
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公倡新廟學敦命前進士康  
晁王磐為教官自先聖顏孟子孫至生徒幾百人咸繼  
庖廩俾肄藝業春秋釋奠隨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

風為之一變

墓誌 又高唐閻公文集云國初嚴侯忠  
濟首建郡學延康先生晁為之師四方來

學者甚眾先生家高唐歲歸拜掃先塋學生王伯祥者一  
夕夢與諸生郊迎先生於北郭外陳家橋同輩方聚立  
橋南遙望先過橋北者皆衣金紫夢中殊駭異覺即語  
同舍其後十餘年罷侯置守始定朝儀右官華服凡夢  
中所見衣金紫者果至通顯如翰林徐公李公謙總管  
孟侯祺尚書張公孔孫瓜兩佳公之奇右丞馬公紹中丞

吳公行凡十餘人其立  
橋南者皆泯沒無聞焉

己未夏上南伐遣使聘至濮虛已以問公對曰本朝威  
武有餘仁恩未洽天下之民嗷嗷失依所以拒命者特  
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百城馳檄  
而下太平之業可指日而待也上善其言禮遇甚厚

神道碑

中統建元授益都等路宣撫使未幾入覲拜右三部尚  
書會創立省部一時典章制度多公裁定奉上以公知  
兵詔參議軍前行中書省事公單車至戰壘觀形便遂

以策上丞相史公自今壇賊擁衆東來送死孤墉此天  
與我也宜急增築外城俾不得走突則勢日窘食盡援  
絕不攻而自潰矣議與史公合遂擒瓊

墓誌

凱還公上便宜十事大畧謂官爵人主之柄當自朝廷  
出一命以上並付吏部以為永選律令國之紀綱今民  
所犯各由所司輕重其罪宜卒判定明頒天下使官知  
所守民知所避且監司總統一路之政所用猥雜不厭  
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俾居其職臨民官皆相傳以

世非法賦斂困苦無告亦宜遷轉以革久弊又立國學

教胄子勅州郡提學課試諸生凡三年一闕貢舉中第

者入仕則人材輩出矣詔命中書施行之

墓誌

至元二年罷世襲官初行遷轉法詔公同左丞相耶律

公按行山東調選所部長次官

墓誌

還朝改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復奏乞頒吏祿定職

田以養庶勤而戒貪惰從之

墓誌

拜平章政事因陳切於時務者十三策上皆嘉納焉悔

用公晚公以年老懇辭上曰卿精力未衰勉為朕留措

置大事毋苦引年第令百司有倫序即聽卿自便

墓誌

三年十一月乃得請特勅中書凡有大事即其家訪問

公居私第每聞公家事有不宜於民者猶削牘封奏之

其拳拳愛君之心老而彌篤始得寒疾汗之不解家人

將進劑公曰死生有命將餌藥何為疾革諸子請遺言

公曰汝輩皆長立平昔教之者為不少尚何言耶

墓誌

### 參政楊文獻公

公名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金正大初登進士第國  
初為河南課稅及經畧司幕官中統元年拜北京宣  
撫使明年入拜參知政事至元六年出為懷孟路  
總管其年薨年七十三

公性聰敏為文無所不能尤長於樂府幼失怙恃從人  
南渡嶇崎輒軻十餘年自宋遷亳自亳遷許昌以教讀  
為正大甲申擢進士第會參政李蹊行大司農於許公  
以詩送之李大嗟賞歸言於朝舉偃師令到官數月以

廉幹稱改令蒲城陝縣皆號繁劇而公優為之方將書  
考上上而陵谷變遷矣歲己丑楊公負徵收河南課稅  
起公為經歷官繼而萬戶史侯經畧河南復為參議公  
於革創之際俱稱辦事未幾朝廷設十道宣撫以公使  
北京中書省立拜參知政事公外若沈默內藏諸用其  
所裨益為多及例罷猶詔與左丞姚公日赴省議事至

元己巳出守懷州公時年七十有三矣

王文康公文集  
又揚升能事

言狀云楊正卿為人美風姿工詞翰避亂河南草娶於  
羈旅中爾後登科歷職遂與之偕老當此之時一人無



罪出數妻必欲富貴而又  
有貌者嗚呼君子哉正卿

中統初無斥其名某相當國自洛陽起西菴楊公宣撫  
遼西既至任事公為喻云回婦越商相為室家言說不  
能道盡也為圖令以意求之十纔得其一二每夕回婦  
焚香祝天雪泣而言越商亦不知也鄰有曉回語者潛  
聽釋之云注祿神官獨不能遠以從近也耶傳至廟堂  
諸公笑之數日齒冷其明年公入大參

牧菴  
文集

尚書祝部會驗舊例內外自行移親王宰相不署姓執

政署姓解亦不書名實古禮尊賢嚴德之義照得懷孟  
路總管楊少中係前執政官見申部文解書名似或於  
禮未宜乞依舊例止書姓不書名尚書省依至元七年

十月

國朝  
典章

公判河內嘆廟學卑陋勅為禮殿五楹塑先聖先師洎  
十哲像事之未幾公請老而去

野齋李  
公文集

### 宣慰張公

公名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國初為丞相史忠武

王幕官尋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河東宣撫使入拜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出為東平宣慰使出僉山東行省復召參議中書省事表乞致仕未幾起為侍御史遂致仕歸至元十一年卒年八十

公資穎悟自童孺便覺凝然如成人弱冠有聲場屋間四赴廷試貞祐兵興家業蕩盡以世故試補御史臺掾時有盜殺卜者有司踪跡之獲僧匿一婦人畏撈掠誣服云嘗以私謀質問故殺以塞口獄具待報公疑其寃

其後果得賊趙禮部秉文楊戶部慥器其材交口薦譽其所游者雷李元白皆當世名士

汲郡王公  
撰行狀

汴都下北渡僑居成安縣故相史公開府真定聞其名聘充經歷官乙未從開府南征凡籌畫調度倚公為重軍士多避役亡去獲必戮以厲餘者公極言其不可後配之守城而已光州下葦山農民團結為固開府令攻之公曰鄉民為自保計當以禍福開諭如或旅拒加兵未晚從之皆相繼來降全活者不可勝計師還兼提領

真定府事板蕩後民耗弱不任差役官從胡商貸子錢以充貢賦謂之羊羔利歲久商來責所負例配徵民伍有破產不能償者公言於開府請於朝止一本息付之又料民定其等第賦稅之輸豪富者先之而貧窮者得比未減升真定府參議興滯補弊多所裨益由是聲望隆於諸鎮而上達於闕庭矣

行狀

上在王邸歲丁未遣使來召既見王從容問曰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

在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王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見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王悅乃詢以祖宗法度具在而未施設者甚多將若之何公指御前銀槃曰創業之主如制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今當

求謹厚者司掌迺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有竊之而去者王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訪中國人材公因舉魏璠元好問李治等二十餘人王屈指數之間有能道其姓名者王問農家亦勞何衣食之不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美者輸之官餘麓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民則鮮有不凍餒者矣戊申公釋奠致胙於王王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居對曰孔子萬代王者

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見時君尊師重道之心何如耳王曰自今而後此禮不廢王又問曰今之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公曰典兵者軍無紀律專事殘暴所得不償其失宰固為重若司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蠹亦非細王默然良久曰然則奈何公曰莫若更選族人之賢如今昆布哈者使主兵柄勲舊如實都爾古者使主民政則天下皆受其賜矣其年夏公得



告將還因薦白文舉

缺

之趙元德李進之高鳴李槃

李濤數人陞辭又陳

缺

擇人材察下情貴

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用度規戒於王公在朔庭暮年  
每進見延訪聖人道德之旨修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  
之由詳明切直多所開悟故呼字賜坐賚賜之禮殊渥

行狀

公奉旨教胄子博羅瑪勒及修理鎮之學宮內外煥然一  
新會生徒行祀禮衣冠濟濟有承平之舊郡邑化之文

風翕然為振

行狀

壬子公與元好問北覲奉啓請王為儒教大宗師王悅而受之繼啓累朝有旨蠲免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

王為降旨仍命公提舉真定學校

行狀

王即皇帝位起公為河南北路宣撫使汾晉地廣物衆官世守吏結為朋黨侵漁貪賄以豪強相軋其視官府紀綱及民疾苦殆土苴然而貧弱冤抑終莫得伸公下車逮其姦賊之甚者若太原石林氏平陽段李河中呼

察和斯等數十人械庭下數其罪惡杖而出之于是搜  
剔吏弊遴選官屬庶政一新所部肅然訟牒日以百數  
胥吏疲於傳命公隨見隨決剖析以理折衷於法皆情  
得而去吏但受成而已耆耄不遠數百里來觀至以手  
加額云六十年不期復見此太平官府吏民戴之若神  
明焉歲歉民乏食請于朝發常平粟貸之及減其租稅  
有差河東賦役素無適從官吏囊橐為姦賦一征十民  
不勝其困苦故多流亡公閱實戶徧均其等第出納有

法數十年之弊一旦革去西川元帥韓瑋重取兵一千  
一百人守吏畏其威莫敢申理隸鳳翔屯田者八百餘  
人屯罷兵不歸籍會僉防戍兵河中浮梁故有守卒不  
以充數公皆條奏之上可其請兵後貧民多依庇豪右  
及有以身傭藉衣食歷年滋久掩為家人驗籍質券悉  
出之為民文水白氏婦嘗鬻二子以償長男徒罪之贖  
公至翻異之究其情以鬻子故取公使錢贖還之

行狀

二年春考績於京師為十路最陞見上勞之命疏時所

急務具四事以奏一曰嚴保舉以取人所以絕請託而得可用之才二曰給俸祿以養廉能所以禁賍濫不使侵漁子民三曰易世官而遷都邑所以考治績革舊弊而攄民之寃四曰止刑罰而勿屢赦所以絕幸民息盜賊而期於無刑皆深切時事上嘉納焉

拜東平路宣慰使東平巨鎮也其政賦獄訟之繁視河東為倍蓰如李祐之<sub>缺</sub>劉蒙格楊竒味之賍奸皆窮其根株不少貸方春早種不下祈於泰山一夕甘澍沾足

宣慰使巴拉同知保赫鼎其下崔彥等數十人假其權  
勢干擾庶政公廉知繫之獄彼力為營救公怒曰君欲  
黨姦人而違制令乎竟抵之罪每一字必與同署周折  
三數乃得施行彼雖有後言中心自畏服焉巴拉以盜  
賊充斥獲者欲處以死公曰吾豈敢曲從加妄殺乎巴  
拉密以聞有旨張耀卿所言准合條例可從之奏免遠  
輸豆粟二十萬斛和糴粟十萬斛保赫鼎議欲官賦鹽  
絲令民稅之而後輸公曰是無上以毒下也且輸納後

期之責孰任之遂罷其事有寡婦馬氏將鬻其女以償

逋賦分已俸代之奏蠲其額

行狀

至元三年秩參政中書省事宰相傳旨令坐都堂議事

凡軍國大政必諮訪而後行有旨令趙彞使日本命都堂

議勅高麗詔以進公曰趙彞本宋人萬一所言不實恐

妄生邊釁貽笑遠邦明日同宰執奏之遂止

行狀

五年春起公侍御史同平章塔齊爾行御史臺辭不拜

有言沿邊將校冒功軍士虛耗廩弊者上怒勅使按治

仍以其事諭公陳奏公奏在昔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苦今年少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致朝廷勅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若悉痛繩以法則人不自安今但易其部署選武毅有才畧者任之則軍政自新時委風憲官體察量革其弊宰執傳旨命公議御史臺條例公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又難久陛下宜慎思之後數日復召公曰朕慮之已熟卿當力行對曰若必欲行之



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無令妄奏  
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上良久曰可徐行之公以衰老  
懇辭命舉可任風憲者公手疏烏庫哩貞張邦彥圖克坦  
公履張<sup>缺</sup>張肅李槃張昉曹椿年西方賓周正士逸民  
王博文列郁孫汝楫王琿胡祇道周砥李謙魏初鄭宸  
等以聞又乞致仕許之

行狀

公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器容色毅然不可犯望之知  
為端人正士遇事風生果於斷決庭議剴切矯矯然有

三代遺直其獎善良疾姦惡革弊政美風化常懷濟時  
行道盡忠所事以實惠及民成敗利鈍初不計恤其兩  
鎮巨藩再入中書雖權貴素以嚴厲稱者與之相往復  
論難不毫髮相假貸時或齟齬其耿耿自信氣終不下  
既為上所深知凡大政令必咨決焉論者謂省臺肇建  
進司儒學開太平之基公實為啓迪之先故譖毀不行  
纔退復召終始眷顧之禮不少衰焉上問巴拉張耀卿  
曾受賂否曰若言其受賂豈不畏上蒼乎與人交重然

諾不戲言笑在尊俎間亦以禮法自持故元遺山呼為  
畏友親舊不敢干以私恤患難周困乏至質衣與書無  
難色儒士宋子昭羈於豪權家言於上官出之蜀儒古  
生售於缺鳩銀贖缺仍給缺為良張新軒子琥已結婚  
無以成禮資俸以婚屢與遺老敬齋游封龍山時人目  
為龍山三老云

行狀

元名臣事畧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名臣事畧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圖禮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嘉曾

謄錄監生臣李應坡

欽定四庫全書

元名臣事畧卷十一

元 蘇天爵 撰

左丞李忠宣公

公名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初事潛邸中統元年授燕京宣撫使歷山西宣慰使太原路總管至元五年召為右三部尚書八年拜北京行省參知政事十一年遷安西王相明年以王相撫蜀又明年拜西川

樞密副使十七年拜安西行省左丞命未下而薨年

六十三

吏部君且卒指公謂宋夫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悍鷙  
刻削人蒙吾力脫罪咎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  
兒其大我門者公方三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菽夫  
人春蓬稗為糧芼藜苳為苴活之荒歲既就外傳嗜  
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充足  
甘旨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已乃厭糟麴歎曰

志士顧安此也耶任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懽親  
善身兩大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或有聞同腐草木也  
絕少年輩不游交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

牧菴姚公  
撰行狀

歲丁未用故太保劉公薦徵至潛藩俾侍皇太子講讀  
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宣撫司參議智廷賢皆就徵

狀行

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庭臣可理賦者俾  
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

川路咽喉規進取數萬之師待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散幣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嘉陵二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蓬閣洋夔合順慶隆八府州治其地號為八柱不戰而自守矣感蜀之本實張於斯

行狀

中統改元為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省開



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

狀行

三年惡相以反誅以為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籍民為

奴免而良者將千人

狀行

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太原路總管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為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公

愈益勤勵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以別民庶裁婚葬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民生理之出

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歟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衰之覲凡與民漸磨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

麥六出其境

行狀

五年徵入為右三部尚書人有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公者莫不請求保為衣冠之族無有是也漫不為應懸已俸為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慚服叔竟以是論死

行狀

七年上以蝗旱為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寃。公燭其誣，名鞫其妾榜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也。因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死罪，觀者神之。行狀

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缺歲入得

粟麥數十萬芻藁粟百萬

行狀

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  
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洛受兵  
食方畧公危動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  
何歸正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不  
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璽書來赦最  
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偽  
為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

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  
寇疆場心迹之著白者况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  
敗矣豈能必成功為哉公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圍  
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

行狀

十四年詔以布哈與公代為西川副樞公為王相大軍  
既發公留成都供億食纜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  
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

行狀

十五年重慶之圍再發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

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相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  
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經東  
川歸以為重慶帥聞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合  
州空虛誠使謀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  
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珣以天子  
盛德遠著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聖量含弘錄功忘  
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吕比又為書反覆禮義禍  
福譬解其言以為均為臣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為州

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感者耶此州人不自為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君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又約書言為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卻十二人者詞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為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

與東府有深怨懼誅使興等導帥幹楊獬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為招珏誠極寬矣竟不見降無功而返今立珏牙校也習狂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我非攘君功者誠恐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為國活此民豈計以嫌怨為哉即單舸濟



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

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

行狀

十七年西南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南四川  
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壓境公適被命在播亟遣使止  
兵勿進別遣人趨鬼國使降酋長熟公名曰是活合李  
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即身至播州泣且告曰我屬百萬  
人微公來死且不降今得所歸蔑有二矣公以其言來  
上聖意開允改鬼國為順元路以其酋為宣撫使及公

薨蠻夷聞訃哭之甚哀其私親為位而祭者動輒數百  
千人合州安撫使立衰經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為發  
百人護喪興元僉播州安撫使何彥清順民欲立廟以  
祀之夫邊徼遠夷之人未易懷服公之所以能得其心  
者顧豈以聲音笑貌為哉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邦行矣若公之言動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見乎遠  
彼西南之人被生死骨肉之賜者無慮億萬計其為忠  
信篤敬不既大矣乎

野齋李公  
撰神道碑

公天性孝悌事太夫人深愛和氣愉色婉容自幼至貴能養志順色未嘗少失推意於兄弟友愛彌篤凡有俸賜必均及之資稟雅重與人交踈澹寡合不為詡詡態久而後知其居官清慎非義一毫不取羅施鬼國之入附也有以受賄數譖於朝者上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事

神道碑

公為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於臣職子道請聞斯行以絕端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

民力為中外所厭服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薦  
汲之王陞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為多

行狀

初權臣阿諛特與公偕侍潛邸及當國用事公未始一  
至其門彼常卑恭求好拒之愈力其所守類此

神道碑

參政商文定公

公名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  
改焉國初為東平行臺幕官入事潛邸為京兆宣撫  
司郎中就遷副使中統元年改宣撫司為行中書省

遂僉行省事明年進參知政事坐言者罷起為四川  
行樞院事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六年同僉樞密  
院事累遷副使十年出為安西王相十五年王薨十  
七年王相亦罷坐事得免二十年復為樞密副使尋  
以疾辭二十五年薨年八十

公生於大安己巳至少保没年二十有四汴京陷北走  
依寇氏趙帥天錫與元好問楊<sub>執</sub>游

東平嚴武惠公統屬齊魯魏五十四城號行省招徠名

士以禮聘公俾教諸子經學武惠卒嫡先死遺命以子忠濟嗣時朝命未下公教忠濟為喪主哀而中禮弔者敬悅輔之見大臣奏其克嗣制可忠濟辟公為經歷官凡五年出倅曹州未幾歸東平日與魯諸賢為琴詠會後官經歷贊忠濟大興學校聘康暕說書李昶說春秋李禎說大學學生百餘人養之優厚督於課試後皆通顯東州多士公實作之

墓碑

憲宗朝缺世祖以貴介弟鎮撫中夏得帝征誅聞公有

經濟畧左官諸侯遣使徵至鹽州召對稱旨字而不名  
間陪燕語因曰挺來時李壇城胸山東平當餽米萬石  
東平至胸山十石致一石且車淖於雨必後期後期罪  
死請輸沂州使壇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敬

從

墓碑

詔以京兆分世祖教楊惟中宣撫關中公為郎中焚斬  
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皆驚憂無聊賴公佐惟中  
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印楮幣

頒祿糈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晷月秦民乃安誅一大猾  
羣吏咸懾明年惟中罷教廉希憲來使登公副之

墓  
碑

丙辰夏我師征南詔京兆布萬疋米三千石帛三千段  
械器稱是輸平涼為軍需軍期迫甚郡人大恐公曰此  
易集也運米千里妨我蠶麥郿州長王姓者雅為公所  
禮平涼人也公召與之謀王曰不煩公運僕有家粟積  
平涼盡以代輸公大喜有旨割懷孟益世祖教公往治  
既至一多金子醜酒殺人坐死取豪猾杖於市一郡懾



伏乃濟之以恩懷人至今縷道其善

墓碑

丁巳丞相阿勒達爾會討陝西河南罷宣撫司公還東

平

陵周公撰墓誌

又牧菴文集云

先是分封世祖以

京兆戶益以懷孟且詔總天下之兵遂置經畧司於

河南宣撫司從宜所於關西行部於秦州漕運司於衛  
安撫司於邢名遣諸軍屯田戍邊首淮尾蜀以休秋春  
士馬往來之勞東西數千里道不拾遺中土諸侯民庶  
翕然歸心歲丁巳宗親間之遂解兵權已而遣阿勒達

爾至京兆大禁汴蜀兵民之官下及管庫征商之吏皆  
入計曲為條百四十二文致多方且曉衆曰惟劉萬戶  
史萬戶兩人罪請於朝蓋謂忠順公丞相忠武公也自  
餘我則專殺虐焰薰天多迫於死明年世祖身至帝所  
命下而事始終猶踐民  
之官凡昔所置諸司皆廢

已未憲宗親征蜀以圖宋世祖趨荆鄂軍於小濮召問  
軍事公對曰蜀道險遠瘴癘時作難必有功萬乘豈宜  
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我心

墓  
碑

憲宗崩於軍庚申世祖至自鄂道遣張公文謙過公公  
語張公曰殿下班師師屯江北脫有一介馳詐發之軍  
中留何符契張公驚駭追及言之世祖大寤罵曰無一  
人為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不  
日額埒布格之使至軍中斬之

墓  
碑

公赴召開平初憲宗征蜀季弟額埒布格留守和林至是左右部諸王大人會開平額埒布格不至會者勸進曰殿下太祖嫡孫大行母弟以賢以長當有天下上謙遜未許公與庶公希憲參大議潛進言曰先發制人後發人制天命不敢辭人情不敢違事機一失萬巧莫追上額之明日會者力請遂即位

墓  
碑

額埒布格起兵公奏曰南師可還備邊西師可軍便地從之以庶公及公宣撫陝蜀公等至關中六盤之兵已

應和林公謂廉公曰為六盤策有三選鋒乘虛直擣京兆上也積財聚兵觀釁走利中也重裝北赴歸重和林下也廉公曰策彼何出公曰出下已而果如所策是時人持二志關隴日閉鞏昌汪帥兵號勁果其弟良臣適至公等承制佩良臣虎符出庫銀萬五千兩使歸發兵乃完城濬隍借兵於民拜巴崇為將公戒之曰公帥未練之卒出應勅敵揚聲借勢使賊不敢東椿違戒而衄敵兵懼而西去公命巴崇追至甘州汪良臣將兵來會

咸聽諸侯王哈坦號令哈坦陳於北巴崇陳於南良臣  
陳於中大戰甘州東殺大將阿勒達爾琿塔噶斬首虜  
無筭關隴平捷聞上報曰卿等古名將也臨機制變不  
遺朕憂遂改宣撫司為中書省進廉公為右丞公為僉  
行中書省事明年進公參知政事

墓  
碑

宋瀘州將劉整囚我降人數百及來歸附將論誅之公  
盡釋囚之聞邊將不和公輒手書開諭皆得其死力若蜀  
帥耨埒閬帥楊大淵青居山帥竒徹也

墓  
碑

興元倅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於朝上召入  
便殿曰使卿關中使卿懷孟而著治效今訟卿者還至  
卿豈有所掣耶亦驕而志墮耶公對曰臣在秦三年豈  
能事事當理上負聖恩下欺臣心有死不為鉅寇滿野  
借兵完城事豈得已且有前旨也功若自歸罪則分人  
非臣所事欲加之罪臣請就戮上顧侍臣數公大計屈  
伸手指凡十有七謂公曰卿無罪今委卿四川勉之行  
大用卿出金虎符佩公行四川行樞密院事

墓  
碑

至元元年入中書上欲知經學公與姚左丞樞竇學士  
默王承旨鶚楊參政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

墓  
碑

初中統三年立領部以阿哈瑪特總錢穀至是革去公與  
太保劉公等奏於王為中書令入省聽政罷世官行遷

轉法併州縣戶耗者

墓  
誌

二年平章趙璧奏立諸路行省丞相耶律鑄行省河東  
公為之貳旋召還

六年同僉樞密院事連年遷僉書遷副使數軍實差萬戶千戶等三給軍吏俸使四千人屯田給牛種農器墾田三萬畝收其獲以餉親軍汰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汰酌于丁業多寡業多丁寡者財力相資合出

一軍

墓碑

十年封皇子莽噶架為安西王立王相府以公為王相上曰王年少河之西盡以委卿公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隣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



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為置酒嘉納

墓碑 又牧菴文集  
云至元九年立皇子

為安西王明年至長安營於素滌之西毳殿中侍衛士  
環列車間容車輶間容帳包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為牙  
門譏其出入其時西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于隴  
于涼于蜀于羌諸侯王郡牧蕃酋星羅綦錯于是間者  
靡不興金篚帛效馬獻琛輻輳庭如恐  
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承制行  
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制不入  
王府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二舍邸易在長  
安者為安西六盤者為開成皆聽為官邸用不足取之  
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三十萬裁七年而棄其國

王薨王妃使公請嗣於天子未允明年又入請賜允猶  
未遣也公病於京兆其年王妃殺王相趙昞於六盤辭

連公子瓌逮至行在所下公吏久之得免

墓碑誌云至元十

五年冬王薨王子哈達當嗣王妃命公請於上上曰齒

弱祖宗之訓未習也卿姑行王相府事以俟初運使郭

琮郎中令郭叔雲與王相趙昞構隙相破人或告趙昞

不法王妃令囚之六盤獄以死朝廷疑擅殺之取二郭

鞫問伏辜事無一毫及公惟王府女奚察察爾以預二郭

謀將刑規以求王始有曖昧語胃公及其子亦知之上

怒拘公於趙氏子獄上命趙氏子曰商孟卿老書生可

與諸儒缺其罪宋儒青陽缺以義缺為奏曰臣

宋儒不知商孟卿向來之功可補今日之過乎上不憚

曰是同類相助之辭也僉樞密事董之忠奏曰宋儒不

知商孟卿何如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上良久

曰其事果何如對曰臣目未見耳固聞之殺人之謀商

孟卿不預也上默然不答十六年春有旨商孟卿

不可全以無罪釋之籍其家是冬始釋公及瓌

十年復樞密副使尋以病免二十一年趙氏子復訟公死公又被逮百餘日乃得釋公嘆曰蘇端明貶黃州作雪堂於東坡貶惠州築室於白鶴觀若將終身善處變矣我有慕焉遂葺小圃於都城之南以居澹然與造物者遊朝士及僧道日造門問遺不絕益為世所重

墓誌

曹有阜曰左山公自號左山老人著詩千餘篇尤善隸

書時人銘其先世者以不得公書為未孝

墓碑

公具文武才

缺

公亮慷慨有大志遭際世祖聖神之

主道同氣合獲展宏畧功在社稷德洽黎元慶流子孫  
可謂一代英傑者矣雖冑安西之獄事旋昭雪克終令  
名蓋有以也

墓碑

樞密趙文正公

公名良弼字輔之趙州贊皇人國初舉進士教授趙  
州歲辛亥名居王邸歷邢州陝西幕官己未王師伐  
宋參議元帥府事中統元年拜陝西四川宣撫使至  
元七年授高麗經畧使奉使日本還朝改四川經畧

使十年拜同僉樞密院事居官九年以疾辭歸二十二年薨年七十二

公女真人避遼章帝宗真諱易真為直以部族珠嘉著姓佐金相平遼宋功世長千夫戍真定贊皇人不能金言者謚為趙家其曾大父鎮國上將軍諱祚者因易姓

趙牧庵撰  
廟碑

公少聰警負膽膂機數其父元帥右都監節死謚忠憫公官公奉職義宗播歸德上黨公部將防提控崔立移

守相降而自王猶譏城門妄出入者殺積骸狼籍公侍  
母夫人懷其家牒及忠憫以上世遺繪曰非是無以知  
吾生族彷彿儀形雜薪丐人竊出將歸趙及河已集將  
北之民數千惟七艘濟舟兵病民之爭挺刃亂投及夫  
人首公臂受之幾折兵顧見哀手援以登廟碑

公輦母夫人北渡河至鄉奉事之外日從名儒講論文  
藝尤致意司馬氏通鑑歷代典章制度兵馬強弱地理  
扼塞有關國家興衰治亂者無不記憶戊戌朝命試諸

道進士公中

缺

選教授趙州

野齋李公  
撰墓碑

上居潛邸用薦者召公北上召對稱旨會立邢州安撫  
司擢公為幕長邢久不得善吏積弊日深公區畫有方  
事或掣肘則請諸王府再閱歲凡六往返所請率賜俞  
允邢賴以治升陝西宣撫司郎中

墓  
碑

己未王師伐宋大臣已圖爾為元帥公參議帥府事兼  
江淮安撫使五戰皆捷渡江至鄂分道趨湖南攻下岳  
州抵潭州而還用兵有紀律未嘗妄戮一人

墓  
碑

大駕北幸陳時務十二事言皆有徵上深嘉歎至衛驛遣如京兆訪察秦蜀人情事宜不踰月具得其實還報日列十事上聞多見採用

墓碑

公言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歲世子王僉來朝適鑿輅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張疎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立之為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卒得一



國也上是其言即日改館世子顧遇有加尋賜封船遣  
還高麗遂一意內附皆自公發之上即位首立陝西宣  
撫司廉公希憲為使商公挺為副使公參議司事時甫  
懼大變衆心未一事機少忽變生意外公受命即就道  
先二公至知事不可緩乘機決策前事而發廉商二公  
繼至同心協謀卒平大亂安反側公贊畫之力居多九  
月改宣撫司為行中書省拜公陝西四川宣撫使兼參  
議行省事屬用武之際調兵馬給糧餉所統九路城

受事日不暇給心計口授物來則應卒贊成秦蜀之功

墓碑

二年冬省諸侯宣撫司公遂不出居無何費寅以九事  
訟諸朝誣廉公商公有異志指公為徵寅成都人初我  
師取四川十六年李梓發盜居南安公慮他將往則為  
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纔提兵千營於城北為檄推誠  
招懷梓發度其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  
必不為用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皆散還其鄉不戮一

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薦一挾左道媚人  
有衆數萬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我南康只限彭蠡此  
寇不馘將亂南康乃調國兵戍遏彭蠡西缺別遣方招

討將其軍仗伏舟中偽為商農經造缺

生擒薦一與

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駭散復其民居後有列  
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愚誅矣延求何

為免之

神道  
碑

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廣三省再造海艦

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聞陳其過舉他相以  
為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公薨於豫章而始成戰艦  
遣宣慰某者總致於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  
斬使忽詔下既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

國猶古尸諫云

神道碑

公家房事妣夫人曲盡孝敬迨薨移是以養寡姊視政  
之休未嘗廢從戎亦橐駝負書以行延師私塾毓德諸  
子曰或一至其舍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

大有為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燮熙  
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於襄陽  
於湖廣於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淳安而集之煦而濡  
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缺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譬  
而賞勸德綏而威撻徐革其面而法其心俾方內數千  
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  
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其亞匹

神道  
碑

元名臣事畧卷十一